



甘南纪事

杨显惠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

杨显惠 著

甘南纪事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甘南纪事 / 杨显惠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1.9

ISBN 978-7-5360-6267-2

I. ①甘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45537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林贤治

张懿

技术编辑: 易平

封面设计: 林卡伊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9.5 1插页

字 数 160,000字

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30,000册

定 价 2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020-37604658 37602954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恩贝	001
白玛	013
一条牛鼻子绳	023
娘乃节	041
小妹的婚事	061
给奶奶的礼物	077
措美峰	091
联手	113

“狼狗”	145
尔干果村	193
图美	231
沉默的柴垛	257
后记	295

恩 贝

自从2005年在扎尕那结识了达让之后，我真是迷上了扎尕那的风景。只要有空闲的时间，我就往扎尕那跑一趟，去达让家住上几天。虽然扎尕那位于甘南州的腹地距兰州五百公里之遥，但是交通非常便利。从兰州长途汽车站坐豪华大巴出发，穿过七道梁隧道，驶上去临洮的高速公路，在崔家崖过洮河，经过被穆斯林称作“中国的麦加”的临夏市，再过土门关，就进入青山绿水的甘南州首府合作市了。解放前的合作是一片开满了蓝色马莲花的草滩，它唯一的土木建筑是依毛梁下边的黑错寺院，如今它已经变成一座漂亮的草原新城了。从合作往东，经过满目青翠的长长的沙冒沟——这里曾经是强盗出没专事劫持来往商队的地方，再顺江柯河南下就又看见了洮河。过洮河有一个小镇扎古录，再往前就进了车巴沟。沿车巴河溯流而上，地势越来越高，但见山冈如涛，草坪如潮。然后是蘑菇状的岩石挤挤挨挨的扎尕梁。从一处标高四千二百五十米的山口翻过山梁，公路就跌进一片巨大的石林。汽车在石林里穿行，一路下坡跑上半小时，突然眼前豁然开朗，一片碧绿的原野在脚下铺开，扎尕那到

了。

我已经和达让成了挚友，一进他家就把马牵出来骑上去扎尕梁找他，或者打电话把他从牧场叫下来。一起在扎尕那的如画的风景里玩上两天，然后就坐班车回兰州去。

去年秋季的一天，我和达让去扎尕那的拉桑寺院参观。寺院建在东哇村和业日村之间靠着阿尼玛卿山的一片台地上。我们刚刚走上台地，达让捅了一下我的胳膊，小声说，你看，你看那个婆娘。

一位妇女从寺院的正门走出来了。我注意看她，并没有什么特殊。她大约四十几岁了，穿着藏族妇女爱穿的黑色长袍，前襟上还围着一块绿色的围裙，长及脚面。她的身材有点长，现在是初秋，天还不太冷，她把夹袍的双袖都褪出来堆在腰里，这使她穿着一件橘红色球衣的身体显得有点消瘦和颀长。如果说她有什么与人不同的地方，那就是她的和其他藏族妇女同样是颧骨突出的脸蛋很是白净，眼角上的一撮皱纹很明显。

这个妇女是磕头来的，她的围裙上还沾着尘土。她和我们错身而过，然后从台地边缘下坡去了。

这是个寡妇。看着那妇女下了坡达让才对我说。

她岁数不大呀。

是不大，才四十几岁，可没人娶她。

为什么？

我和达让围着寺院走了一圈，把回廊里整齐排列的经桶拨着转动，然后进了寺院。看完寺院的经堂和佛殿，回业日村的路上，达让讲了这个寡妇的故事。

她是东哇村的媳妇，名字叫恩贝。十多年前，她的男人叫人杀过了。那是个贼大胆，那时候连着偷过人家的几头牛。男人的名字叫桑杰。

偷哪儿的牛？我问。

偷哇巴沟的。扎尕那的牛他不敢偷，偷就抓住哩。扎尕那有几个老汉，辨牛蹄印辨得好得很，牛丢过了能找着。桑杰有个联手^[1]是益哇沟贡巴村的人，比他小四五岁，名字叫闹柔。那时候他已经三十二三岁，闹柔二十七八。有一次他们从哇巴沟里偷了一头牛，卖到车巴沟去了。结果，他偷牛的事叫哇巴沟丢牛的人知道了，把他抓去审讯，叫他交待他的联手是谁。他不交待，人家打他，打个半死撇在装煤的房子里冻他，他还是不交待。后来派出所的人说，你不交待也罢，我们把你放出去，你把联手分下的钱要来，缴回来，就不追究了。放出来在家里缓了几天，他就去找联手了，把情况说了。但他的联手是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，把他骂出来了：你滚出去，我不认识你！谁是你的联手？我啥时候和你偷过牛？他也觉得自己理亏，他们一搭儿偷牛的时候就订过攻守同盟——不管把谁抓住了，打死也不能供出另一个来。他赶紧就给闹柔解释，我没供你，我跟派出所说牛是我一个

人偷下的。可是你分下的钱你要拿出来，我给人家赔上，这案子就过去了。可是闹柔不给他钱，把他撵出来了，他就回家了。可是就在他去闹柔家要钱的时候，派出所布置下的人监视着他。他回家不久，派出所就把闹柔抓去了审讯。审讯的时候警察说，是桑杰供出你来的，你们两个人联手偷了牛。闹柔赖不过去，赔了钱，拘留了半个月。闹柔放出来以后气坏了，跑到东哇村把桑杰叫到村外的沟里骂了一顿，说桑杰把他供出来了！桑杰说没供他，两个人就打了起来。打着打着闹柔就掏出手枪连开了两枪，把桑杰打死了。

桑杰死了，闹柔就被派出所抓到县上去了，交到法院了，说是故意杀人，还有私藏枪支罪，两罪并发，一定要判死刑。一听说要判死刑，闹柔的家里人着急了，跑到东哇村找恩贝，求她给法院说情，说他们愿意赔命价，人不要判死刑。闹柔家里愿意赔命价，恩贝也同意他们赔命价，恩贝就到法院去了，求法院把闹柔放了。两个村的村民调解委员会也到县法院说情，不要判刑，还是赔命价吧，赔命价对两个家庭都有好处，闹柔保下一条命，桑杰的婆娘能得到一笔钱拉家务。但是法院不听他们的话，说我们按法律办事呢还是听你们的？后来还是判了死刑，不过是缓期两年执行。这事到底也搞不清楚，是村民委员会和恩贝说话了才判成死缓了，还是本来就判死缓的。结果反正是闹柔活下来了，而且刑期一减再减，坐了十一二年监狱就放出来了。但是放出来的闹柔自己

知道，桑杰的家人不会放过他的，就没敢回村，跑到岷县去了，在铁池梁上给一个汉族人家放牧。那个汉人家有钱，买了一大群牛发展牧业，可是不会放牧，就把他雇下了放牧。他后来把婆娘娃娃也接过去了，婆娘在那边挤牛奶。

我问达让，闹柔家没给桑杰家赔命价？

达让说没赔。闹柔家的人说了，判死缓是按法律判的，并不是扎尕那村民调解委员会和恩贝说情的原因。人家就不赔命价。

达让接着说，这个婆娘年轻的时候长得俊着哩，皮肤是我们扎尕那的姑娘里最白的一个，男人桑杰死的时候也还年轻着，才二十八九岁。可是她当了寡妇以后再也没有改嫁。你知道的，我们这地方，男人当和尚的多，男人们骑马呀放牧呀也爱出事故，总之是男人比女人少，不管是哪个村子，都有嫁不出去的姑娘。所以恩贝虽说长得漂亮，但她还带着三个儿子一个姑娘，不管哪个男人也不愿意再娶她。她就再也没有结婚，一个人拉娃娃着哩。桑杰死的时候她的姑娘十二岁，大娃娃十岁，二的七八岁，最小的才六岁。

恩贝一个寡妇拉娃娃也真是不容易，在扎尕梁的牧场里，别人家都是男人荡牛婆娘挤奶打酥油，可她的姑娘那时候还小帮不上忙，啥活都要她一个人做。早晨起来挤奶子，挤完奶子又要满山坡跑着荡牛呢。白天荡牛还行，就是多跑些路多辛苦些，可是，为了叫牛多吃草多长膘，傍晚挤完了

奶还要荡牛去。一去就要守到半夜，不光是怕牛跑丢了，还要防止贼把牛偷了，还要看着不叫狼把牛娃子吃掉。半夜里回到帐房，还要打酥油，煮曲拉。越是刮风下雨越是要往山坡上跑着看牛，越是刮风下雨牛越是乱跑。有时候牛跑丢了，三天五天，十天八天，很多人都看见过，恩贝漫山遍野地跑着找牛，风里来雨里去的。

她不光要管牧场，还要管扎尕那家里的那几亩山坡地。扎尕那的人每个家庭都是分成两摊子，一摊子是年轻人在扎尕梁的牧场上放牧，另一摊子是老人或者兄弟们在家里种地。虽说扎尕那气候凉，山坡地打不下多少粮食，但是总不能撂荒过吧。哪怕是种燕麦、种青稞当饲料，总是要种上，秋天还要收割。这时候她就又要回到村子里来，叫自己的娘家人或是请邻居帮忙种地。这时候牧场里就剩下三个儿子和一个丫头撩乱^[2]去了。桑杰的父亲早就过世了，因为他家是富牧成分，他的父亲1958年当过土匪^[3]，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抓去判刑了，死在天祝县的石膏矿了。他的阿妈因为多年在牧场里做活，得了类风湿性心脏病，根本出不了门做不成活。桑杰只有一个妹妹还是个弱智，整天淌着涎水，看见人就傻笑，根本帮不上忙。

说起恩贝的娘家还有一段故事。恩贝是扎尕那四队达日村的姑娘，她的父亲从前是扎尕那大队的大队长。父亲当然不愿意姑娘嫁给一个富牧的儿子，但是女儿却恰恰就看上了

富牧的儿子。桑杰敢说敢当，长得很英俊。女儿知道父亲不会同意她和桑杰的婚姻，所以就没叫桑杰的家人来提亲，而是在80年代的初期，在一天夜里和等在村外的桑杰私奔了。他们从扎尕那西北方向的石林里上了扎尕梁，然后走了两天两夜出了车巴沟，再到合作，再到兰州坐汽车去了拉萨。他们往西藏磕头去了。一年后回来，怀里抱着她和桑杰生的不到五个月的姑娘。她父亲也不得不认了这门亲事。

恩贝终于熬出来了。大概是桑杰死后的第八个年头吧，她的姑娘出嫁了，大儿子也能满山跑着荡牛了。又过了两三年，三个儿子齐刷刷地长大了，长成三个大小伙子了。大儿子成亲了，和媳妇在牧场荡牛，二儿子和小儿子都在益哇乡中学上学，一个上高中，一个上初中。她就回到东洼的家里和桑杰的妹妹种地。那时婆婆已经去世了。就在这时候闹柔从监狱出来了。她听说了，就把三个儿子叫到一起说，你们知道你们的阿爸是啊么死了吧？儿子们都说知道。她说，杀下你们阿爸的那个人出来了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儿子们又说知道。她又说，闹柔就是杀下你们阿爸的人。你们的阿爸过世十几年了，他还活得好好的。儿子们听了她的话都默默不语。

儿子们不出声是有原因的，父亲死的时候他们还小，这么多年过去，父亲在他们心中已经淡漠了，在这个家庭里，他们只知道阿妈，是阿妈把他们拉扯大的。他们明白阿妈跟

他们说这话的意思，那是要他们给阿爸报仇。但是他们也都知道，报仇的结果是很严峻的，是要付出代价的——弟兄三个人总是有一个要拼出一腔子鲜血来的。这样的事他们要慎重考虑，起码他们还没下决心。

但是恩贝却总也忘不了这事，每当儿子们聚到一起的时候，总是要说他们：你们听说了吗，杀下你们的阿爸的那个人跑到岷县去了，给汉家荡牛去了。他知道他做下亏心的事着哩，他把他的婆娘娃娃都带过去了。他这是害怕你们找他算账，可是你们没有一个找他算账的。他杀下你们阿爸的事你们就像是忘过了！

儿子们还是默默的不出声。于是她这样说儿子们：你们都长大了，杀下你们阿爸的人还活得好好的，你们还算是儿子娃吗？

恩贝在家里说的话慢慢地在村子里传开了，有些好心的婆娘到她家串门的时候就劝她：你跟娃娃们再不要说那样的话了。齐刷刷的三个儿子你非要折过一个吗？你不心痛吗？她回答，我们心痛了十几年了，这个事不办过是我的心还痛哩。劝她的婆娘又说，你真是不想叫那个人活了吗？你的娃娃们愿意吗？她又回答，那他们商量去，不给他们的阿爸报仇，他们还是儿子娃吗？

又过了两年，就是前年的夏季，已经考到合作师专的二儿子放暑假回到扎尕那来了。小儿子也上高中二年级了，也

放暑假在家里蹲着呢。凑巧的是那两天她的大儿子的媳妇要生娃娃，大儿子从扎尕梁的牧场下来叫恩贝到牧场去挤几天奶。那一天三个儿子都凑到一起了。正好那两天县委县政府在腊子口搞腊子口红色旅游艺术节，请下的州文工团和迭部县的民间歌手们在那里表演舞蹈和民歌大赛。这样的事在迭部还从来没有过，扎尕那的人们张罗着租了汽车去腊子口看节目。弟兄三个人商量一下，一块去了，也说去看节目，其实他们是去找闹柔的。

腊子口离着岷县近得很，翻过铁池梁就是岷县的牧场，那一天在岷县给汉人荡牛的闹柔骑着马也到腊子口来看歌舞表演了。看节目的时候，那弟兄三个人就找着闹柔了，但闹柔不认识这三兄弟，三兄弟跟着他他也没认出来。后来表演结束了，人们都要回家了，闹柔到树林子里去牵马，看见三个年轻人站在那里。其中一个还喊了一声，闹柔！闹柔不认识他们，一边从树上解马，一边说，你们是啊里的，我怎么不认识？这时候老大说话了：扎尕那的桑杰你认识吗？闹柔惊了一下转身要跑，但三个人从三面围住了他，忽地围上来抓住了他。老二老三一人拧住了他的一个胳膊，老大用一个胳膊夹住了他的头，然后一把刀子从脖子底下一抹，血就喷出来了。血淌了一地。

那天我也去腊子口看节目了，节目演完后我们正上汽车的时候看见人们乱纷纷地往拴马的沟里跑，有人喊：杀下人

了，杀下人了！我们跑过去看的时候，警察正把弟兄三个扭进腊子口宾馆去，嘴里喊着叫人们散开。三个月后，老大枪毙，老二判了八年，老三判了五年。

这件事发生以后，扎尕那的人们议论了好长时间，有的人说恩贝的脑子进水了，是个傻子。劝过她的一个婆娘在路上遇见她，说她，这下你的心里窝也^[4]了吧！她回答，啥窝也不窝也？杀人偿命，不偿命赔命价，我们的先人们不是这么做的吗？

我问达让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

达让说，哎，扎尕那又多了个寡妇。

[1]（方言）同伙，合作者。

[2]（方言）操持。

[3] 1958年参加叛乱的叛匪，被人们称为“土匪”。

[4]（方言）合适，舒服。